

●文化随笔

欧洲游历断想

陈焜

放暑假了，泰来和我做好了具体安排，到德国开会以后，先到日内瓦，再过境去法国看夏梦旒，最后去巴黎。行前看了一段《列子》，翻译出来记在下面：

杨子的邻居丢了一只羊，全家出动找羊，又请了杨子派仆人帮忙。

杨子说：“唉，丢一只羊，为什么这么多人追？”

邻居说：“歧路太多。”

找羊的人回来了，杨子问：“找到了

吗？”

“丢了！”

“怎么丢了？”

“歧路上又有歧路，不知走哪条路对，只好回来。”

杨子听了就愁容满面，很长时间不说话，整天没笑容。门人奇怪地问：“羊是不值钱的贱畜，也不是夫子自己的。不说不笑，为什么？”

杨子不回答。门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弟子孟孙阳出来把事情告诉了心都子。

心都子过了几天和孟孙阳一起见杨子，问道：“从前，有兄弟三人一起游齐鲁，拜同一位师长学习了仁义之道。回家以后，父亲问：“仁义之道怎么样？”大哥说：“仁义使我先爱身，后立名。”二哥说：“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三弟说：“仁义使我身名都能保全。”三种态度不同，但是都出自儒家。谁对谁错？”

杨子说：“有人临河而居，水性好，勇于泅游。撑船摆渡，挣的钱可以养一百人。带干粮上门求教的人成群结队，淹死的几乎有一半。这些人是来学游泳的，不是来寻死的，但利害差

别这样大，你说，谁对谁错？”

心都子听了没有说话就出来了。

孟孙阳责备他：“你问的问题不清楚？夫子的回答又太奇怪？我糊涂了。”

心都子说：“道路上歧路太多，邻居丢了羊；做学问歧路太多，有的人丧了命。学问有根本和精华，也有枝节和歧路。抓住根本和精华，不在歧路上迷失方向，怎么会丧失？”

* * *

我以前常常觉得我看见听见的是非都是确实肯定的，都可以深信不疑。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们就变得不是十分确实肯定的了。很多是非都变了样子，变得使人奇怪以前怎么会觉得它们是那样确实地不可怀疑。

是非终于引出了另外一个境界，没有是非。事实上，事情本来只是他们自己原来所是的样子，没有人喜欢断然判定的是和非，绝对不变的好和坏也没有。如果有，为什么总是你有一是非，我有一是非；昨天是一是非，今天是一是非，变幻莫测，了无确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许也有一种意思是说在天这个最高的层次上是没有是非的。庄子的“齐物”，“道通为一”，和老子的大意也是相感相通的。这是一个层次。但是，人只要生存，就要处理实际的生活。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人还是需要的好坏有个可以接受的区别，否则就只能离开世界，于是就有了是非。即使是非依然没有绝对肯定的性质，它们也还是人必须考虑分辨的大问题。这又是一个层次。知道第一个层次自然好，但是，只有这一个层次，除非把穿衣吃饭停下来，我就不能在实际的生活里运作；只看见第二个层次，除非我不关心求知，也不愿意更加接近真实，我就会把相对的是非看成绝对的是非。所以，相补相释，相照相明，两行不悖，豁然贯通，重要的地方是每个层次都一定要把对方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中，都一定要明白必须有对方的平衡才能实现自己的合理性。当

然,两个对立的意见都是谬误的情况显然也是屡见不鲜的常事,但是,两个意见都有真理的情况也可能比人愿意承认的情况多得多,何况目前桌面上的问题并不是相反的意见是不是都有道理,也不是折衷妥协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好办法,而是性质上有些不同的大问题,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绝对和相对的统一。统一不起来,形而上对生活没有启示,形而下永远不能升华。所以,没有好坏,有好坏;没有是非,有是非: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两个层次一个都少不掉,少掉一个双方就都变成生硬极端的僵化了。

有是非,因为有了是非,就可以看得见没有是非,不会被是非捆绑起来;没有是非了,实际的是非还是看得见,还是可以处理实际的问题,但是就不会执着了。

两个互相排斥的观点是一个互相补充的观点。

* * *

老子的“绝圣弃智”和“无为”都是常常遭人误解的观点,好像老子崇尚蒙昧,主张人应该无所作为。其实这些观点都有深意可探索。最高真理的内容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的,表达出来就失真变形了;宇宙万物的无限是难以作出最终界说的,界说出来就成了内容残缺的有限了。所以,圣人智者的思想成了最高的真理就不可信赖了;最高的真理成了最大谬误的灾难就层出不穷了。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难道有讲不通的地方吗?“滔滔者天下皆是”,从古到今,中国外国的大伪难道还见得少吗?

“无为”的道理差不多也是相似的,妄为生祸,人事必须仰天道而为,守天道之常,不多说。

当然,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如果人对于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自恃为最高真理的妄想,在相对的意义,人能够认识的有限依然还是具有不可穷尽的性质。人对于自己和世界不但可以得到没有止境的了解,而且还提得出接近真实情况的卓识。所以世界和自己都还是可以认识的,相对可靠的知识完全是可能得到的。

不过,虽然如此,老子骑牛出了函谷关就不知所终了;庄子在漆园以外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相信“弃圣绝智”、“无为”和“齐物”的中国士人如果不做隐士就都要以或多或少地接受儒家思想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所以,某些公堂上的儒家就会以山水中的道家为补充,在当年互相反对的道家和儒家间求得了平衡。儒家和法家的关系也一样。这类把对立思想结合起来的难题有些人处理起来常常都得心应手地做得到不抱门户之见的通融,并不在一个极端上追求舍此求彼的全或无。不过,这样的关系在佛教哲学中就想得更加透彻了:有和无二为一;有为和无为二为一;有分别心和无分别心二为一。两个层次并不是平行对等的层次,但是它们之间的同一也是绝对相对的统一。

* * *

清晨八点到了德国的汉诺威,明天开会。艾拉斯姆斯、莱布尼兹和韩德尔都在汉诺威住过,可惜他们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炸毁了。午后在海伦颀森公主的花园观光,忽然大雨滂沱。好像有保护神带着,路旁正好就是这个大花园大概惟一可以避雨的一个大凉棚。密集的雨珠跌碎在地上溅起了一层轻烟一样的白雾,我只是看着雨出神。哦,这德国天才生息过的锦绣土地!

艾拉斯姆斯在《愚人颂》中提出过非常精彩的思想。事情的真实意义经常都是表面价值的反面。乍一看是博学多闻,仔细看是愚昧无知;初看是美丽,再看是丑陋;伟大是渺小;高贵是卑贱。世俗的判断往往都必须倒过来看,是因为感官和物欲蒙蔽人,使人失掉了精神,失掉智慧。所以,讲到智慧和愚蠢,往往是聪明人愚蠢,愚人有智慧。在艾拉斯姆斯看来,苏格拉底、耶稣、圣保罗都是因为愚处,才成了大智慧,达到了世俗的聪明人达不到的高处。

《愚人颂》的教益始终都是深刻醒人的。

世界上大凡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方面的巨匠恐怕都要有愚处、

痴处、狂处,否则很难到高处。孔子的“仁”、孟子的“不言利”以至鲁迅的犀利也都是这类愚处的一些例子。巨匠本来也未必都有常人不可及的天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境遇和选择不相同罢了。不过,虽然如此,物质利欲扑灭了精神,诱惑妄想搅乱了思路,面面俱到的关注模糊了重点,患得患失的算盘耗尽了心智,琐事杂务分散了精力,权术手段毒化了人格,世故逢迎降低了格调,何况威武屈其志,富贵淫其心,等等,等等,所以都学会了世俗赞赏不止的小聪明,不能愚,结果都以无明为归宿。相反的愚处只有巨匠做得到,沾沾自喜的小聪明不肯沾染,众人不屑的大愚钝不肯放弃,一心专注高境界,才得到常人远不可及的大智慧。当然,正论未必都没有大智慧,大智慧不必都要有似非而是的假面目,都要惊世骇俗地说反话。但是,世俗的观念常常要颠倒,大智慧常常只有甘心愚钝的愚人达得到,所以愚人的智慧也就成了格调很高的大智慧了。

《乌托邦》、《愚人颂》、《唐吉珂德》、《巨人传》、《李尔王》、《第十二夜》、《皆大欢喜》,等等,欧洲文学中描写愚人智慧的名作多得令人羡慕。不过,列子的《愚公移山》也是愚人颂,和艾拉斯姆斯的意思差不多。事实上,智叟不智,愚公不愚,似是而非的智愚都必须倒过来看。聪明人聪明到像智叟那样把世俗的利害得失计算得这么清楚,没有好处的傻事不肯做,就没有能成其大事的愚钝,是小聪明,大糊涂。愚人愚到像愚公那样置眼前的利害得失于度外,专注于大处,就有能成其大事的伟大精神,是表面愚,实际智。

大雨已经下了两小时,白雾有时高,有时低。盛夏的八月上旬忽然有了侵衣透肤的寒意。

愚人的智慧当然只是智慧的一种类型,态度正经的正论也不能少,但是,一个文化的思路应该宽,不宽就拘谨,放不开。类似的问题又如幽默。中国过去没有幽默的概念,但是有幽默的作品,例如《西游记》。《西游记》幽默的情趣,格调高。嘲弄中抱着善意,可笑处看得见天真;行文出之于明快,但明快中居然到处含蓄着只求会意的风趣;笑意盎然,但是却完全没有那类常见的以损人为乐事其实又适足自彰其鄙夷的习性。作者对于他所看见的人的弱点有宽

厚的人文气息,他对天真自然的追求和向往又有神奇浪漫的想像:思想上的胸襟和文学上的造诣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恐怕也占得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这一格了,一位奇才!可惜几千年,没有第二位。还有,中国文学自责的作品有一些,自嘲很少见。

* * *

开会中间,歇一天。泰来和我想清晨从汉诺威乘火车去科布伦斯看莱茵河,晚上再赶回来开第二天的会。饭店的人一听就摇了摇头,算了时间和行程,又摇头。不过我们还是去了,想不到居然还在河上乘游船从从容容地游了五个多小时。

河面上平静安详,没有在别处常常看得见的繁乱和纷扰。沿岸是稀稀落落的小村子,整齐一色的红瓦,童话世界般的小楼房,起伏不定的山峦峡谷,大片大片连接不断的葡萄园。

河岸上过一二十分钟就看得见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城堡的地势都险要,建筑风格又雄壮又美丽,当然就是骑士美人一见钟情的场所了。据说莱茵河自古是交通命脉,封建领主各自在领地上建立城堡,设立关隘,过往的船只都要逼着缴纳通行费。几百年的是非屈直,格斗厮杀,胜败荣辱,现在不少都是断垣残壁了,只有周围还是密布着沉默无言的葡萄园。

* * *

一个时代的是非为生逢其时其地的男男女女提供的舞台和角色就是一个时代的生存条件。乐在其中能不能自己怀疑自己?苦在其中有没有别的选择?游离在是非之外的余地自然或多或少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人如果不能至少在精神上超越一点是非,剩下的除了随波逐流,与时浮沉,还有什么路?

* * *

会议结束了，我们来到了夏梦旒所在的阿尔卑斯群山的白朗峰下。高山电车爬到很高的山坳就进了隧道，出了隧道一转，白朗峰就自由自在地站在必须抬头仰望的绝顶了。三座锐不可挡的黑色石峰插上蓝天，山腰白云缭绕，千年不化的冰层和积雪一片寒光，窈兮冥兮的清虚间到处洋溢着磅礴万物的紫气。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豪放明媚的奇景，惊得好半天连想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没有我的时候白朗峰就自在地存在着，我走了它也还是一样会存在。说不清楚，但是，物我相见于通融无迹的天穹也不是梦境，我的感觉不错。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在物理学上公认的两个最大成就，一个是解释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一个是解释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按照量子力学，分割到一个很小的地步时，物质就找不到了，就到了无的境界，只存在一种震动波。在这个有和无的交界点上，试验肯定地发现了意识扮演着不可思议的大角色。观察者觉得有物质，物质就跃入存在了；观察者觉得没有物质，物质就荡然消失了。这个微观世界的发现还没有和宏观世界的解释衔接起来，它的含义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引人入胜的存在之谜！

* * *

巴黎是我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巴黎南面两个小时行程的罗瓦河一带有一些古堡，都是法国王室的正式宫殿或行宫。规模都不大，但是，里里外外轻快明亮的色彩，毫不留意对称的意趣画出了庄重和生动活泼的一种结合，下意识？有意识？与中国宫殿的气派不相同。路易十四的那幅有名的油画像是他自己派人送来挂在他住过的屋子里；亨利第四埋伏刺客刺死政敌的卧室不很大；五位王后住过的卧室很温馨很华美；法国革命中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王后在一个城堡住过，她的画像现在还挂在她住过的卧室里。

到现在历史学家还在争论，法国当时是革命好，还是改革好？

法国的事，我不敢插嘴。但是，一般地说，现在可以看得见，暴力革命自然不是完全没有理，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必要性。但是，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把革命看成取得进步的惟一出路而没有其他出路的观点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人类社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取得进步是一种数量更大也更加经常发生的事实。实际上，革命常常都是在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才逼出来的事变，或者是还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时候也人为地拒绝了其他道路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变革求新理所当然的最佳选择。把农民暴动拔高成一种革命以支持革命理论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暴动的后果只是把同样性质的社会模式又重复了一遍，没有造成在性质上具有新内容的新变化。那种认为一个政治权力的内容和形式都绝对不可分割，要得到新内容就必须粉碎旧形式的理论也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政权的形式完全可以用来推行内容不同的政策，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执政者利用旧形式推行新政策，取得比革命更加积极的大成果显然不是不可能。当然，改革依然有代价，没有代价的进步历史上几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而且在总的方向上是进步的改革依然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带着恶，但改革比革命的代价小。这样，改革就显得比革命好了。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于可以一般地比较什么好什么不好，而是要看许多因素构成的既成时势导向了怎样的可能性，当事人作出了什么内容什么方式的选择。衡量一个政权的存在合理不合理应该有一个角度看一看它有没有调整革新的决心和能力，不完全是看它具不具备理想政权应该具备的新面目。一个政权在它调整革新的能力还有潜力可发展的时候是不需要退出舞台的，不用暴力而用突变也不必。相反，就一个统治集团的上层和中层的大多数说来，不能调整，不肯调整，拒绝调整，反对革新，只知道维护自是其是的偏滞，不择手段地满足一己永远不能餍足的欲望，问题就积起来，造成只有革命或者是造反暴动才能起变化的坏形势。期待变化的力量判断不恰当，不是委曲求全，错过时机，就是渴望立即兑现的满足，只知进，不知退，也会作出遗恨史册的选择。革

命常常都是执政者自筑坟墓的结果，对革命者说来也常常是事与愿违的灾难。旧的毁掉了，新的建不起来，接踵而来的自然是长期不断的混乱和痛苦。暴力有暴力的逻辑，突变有突变的后果。革命者大概都害怕自己也被革了命，都惟恐不及地打杀反对派。中国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已经摧毁了旧政权，摧毁了还要不断地继续摧，催到越演越烈地镇压自己想像出来的或者真实存在的敌人、反对派。这样的继续革命是什么结果现在就不需要多说了。更早的中国历史，多少朝代都是到了绝境而还是只肯认一条老路，不知道调整；多少朝代都是在前车的覆辙面前重蹈过去的覆辙，不知道改弦更张。灾难重复了多次。皇亲国戚，州牧藩镇，豪门权贵，宦官太监，自适一时之利，个个都只顾得到自己的一大分，大祸临头也不肯住手，贪得无厌的欲望正是自绝革新之路自毁江山的祸首。中国文化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没有改革这个字的基础。如果王莽不算，中国历史上比较认真的改革可怜只有过两次，王安石、康有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强大，没有一次改成了。清朝到最后也愿意改革了，但是，错过的时机难挽回，朝廷的衰弱已经弱到了自救完全无力的地步，一个力量小得完全无力控制局势的仅仅在一个城市发生的起义就引起了庞大帝国的倒塌，然而结果是混乱和痛苦，到现在还是中国今天所以是今天的一个前因。中国现在的问题自然多得很，但是，现在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幸成功的改革。以后怎么办，除了以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为镜，以俄为镜，没有别的捷径，别的道路恐怕都不堪再试了。皇天后土，苍生社稷，中国的苦难应该是到了可以大有转机的时刻了！

回到巴黎的时候到处都是万家灯火的夜色。车辆行人很稀少，街道很平静。脚下就是昔日革命人群呐喊奔走的忙碌处，过去洒下的血迹现在都看不见了。

* * *

汽车穿梭在巴黎的城区，友人陈力川指着窗外的一座教堂说：

“巴斯卡尔葬在这里。”

从罗瓦河回来，第二天一早，我自己摸到教堂去，可惜教堂要到十点才开门。第三天上午，我又要去，陈力川说：“一起去。”

巴斯卡尔的遗体葬在圣坛边的石墙下。教堂里几乎没有别的人，我们在石墙面前站了一会。

巴斯卡尔在《沉思录》中说过：“有很多真理仿佛是彼此不能相容的样子，但是却一起共存在一个奇异美妙的秩序中。信仰和道德中都有这样的情形。异端邪说的根源都是因为有一些真理被排斥拒绝了。”

他又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两个互相反对的真理之间，人们由于没有想像力发现它们彼此的联系，就以为接受这一个，就必须排斥另一个。他们接受一个，排斥一个。”

* * *

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和居里夫人等一些法国文化名人的灵柩安置在巴黎雄伟崇高的先贤祠。先贤祠使人低回，时间空间的遥远距离突然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一时竟近在咫尺之间，可以耳语，心对着心。

卢梭在《艾米尔》中讲的第一句话是：“万物众生出自自然造物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经过人的手就一切都蜕化堕落了。”卢梭的“回返自然”、“高尚的野蛮人”和他认为科学艺术使人道德败坏的观点都包含在这一句话的意思里，历来都是争议不休的话题。不过，卢梭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的道家。卢梭和道家的自然当然都是上下文完全不同的思想，一个是法国革命前活跃进取的启蒙思想，一个是带着静观态度的古朴的文化，等等。但是，卢梭的话很容易让人想起老子的“见素抱朴”、“道法自然”、“绝圣弃智”，想起庄子的“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勿以人灭天，……”。

卢梭是充满矛盾的。比如说，一方面，他违背十八世纪这个“理

性时代”关于理性的最高价值,批评理性。他指责理性破坏了人的自然状态的完善,谴责科学艺术所创造的人为的文化控制和支配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使人失掉了自己自然天性中最为神圣的品质,导致道德良心的泯灭。他号召人倾听自己的感情和良心,号召人“回返自然”。但是,他又赞美理性,相信“对于神圣性的最高理解只能来自理性”,并且理性又是他自己思考论理的主要形式,等等。

卢梭的自相矛盾所以引起争议的原因也许是在于理性的原则不能接受自相矛盾的思维。反对就是反对,支持就是支持,理性要同一,同一件事情你不能又支持又反对。然而,卢梭的自相矛盾也许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特有的异常而是一种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品格。人自己也许很愿意相信自己的完整性,但是,事实上,人恰恰正是许多矛盾的总和,只是不但矛盾的内容和程度不相同,而且自己对矛盾的敏感和认识的程度更悬殊;社会的矛盾不但在是非、因果和相互牵制的关系上更加复杂,而且矛盾全景的错综更超出了单线条逻辑可能构织出来的图景。普遍接受的至善也许包括着少数人已经看见了的弊病,人习惯于相信的绝对好绝对坏也许在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卢梭以他的敏感不但看见了矛盾本来就是他自己和社会本身固有的属性,而且,他也看见了矛盾正是他使自己感觉到了的真实能够比较恰当地表述出来的方式。卢梭也许没有以理论的形式讲述过他对于自相矛盾的看法,但是他超出了单一方向的思路,以一个人而看到了朝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求知的必要性,并且在两个方向上都以极端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不要理性,要理性。

亚里斯多德说过,论证的前提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结论就会不符合基本的真理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绝对正确的前提其实是有可能存在的。除非没有不可悉知的资料,没有不可控制的变数(例如数学环境),在气象万千的外在世界和精神世界,由一个相对的真理推论演绎出来的结论或许很可能不是没有认识上的价值,但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它们包括差错的概率很可能就是百分之百。一个论理的过程在逻辑关系上的正确也许是没有疑问的,但

是结论可能脱离了现实。认知的抽象在选择事实的过程中必须扬弃部分事实的必要也使分析,综合,归纳永远不能和丰富生动的现实相比拟,都一定会具有失真变形的差错,都一定不完美。何况理性压制和窒息了人的其他感知的能力;左脑压倒了右脑,理性越发展,感觉越干枯,人失掉了情感的丰富,也失掉了在其他比较质朴的时代可以看得见的智慧,例如《易经》这样的智慧。所以,理性有缺陷。不承认理性的缺陷,把理性当成万无一失的良方,结果是一定通向谬误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明白理性的缺陷,在相对的意义,理性即使不是惟一的认知方式,也是一定不能缺少的方式,缺少了也是要使人寸步难行的。所以,不要理性,要理性,在理性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自相矛盾是完全合理的,没有讲不通的地方。

当然,自相矛盾的统一和两个极端之间的调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范畴。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注意自然和教化的结合与平衡的中庸思想当然也是教益不浅的。但是,孔子的文没有批评教化的意思,不是在否定教化的基础上肯定教化,所以没有自相矛盾的统一所包含的意义。孔子也说过“叩其两端而竭”的话,但是意思好像也是不同的。

卢梭墓前的灯光恰恰暗到了好处,形影朦胧,他长眠其中的石棺颜色很深沉。

* * *

老子是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但是,老子有的地方不好懂。

老子也有正论,但是读老子恐怕不能用读正论的态度读。他有一些自述,摘出来译在下面:

天下都说我的道大,
似乎不真实。
惟其因为大,

就显得不真实了。
 如果显得很真实，
 很早就委细琐小了。

大道坦坦荡荡，
 然而人好走捷径。

我的话很容易懂，
 很容易行。
 天下没有人懂，
 没有人行。
 我的话有宗旨，
 我做事着眼于大处。
 因为无知，
 所以不知道我。
 知我的人少，
 反对我的人尊贵。
 所以圣人披粗布，怀美玉。

众人都充满了欢乐，
 宛如欣享隆重丰盛的祭祀，
 宛如登上了迎春的高台。
 独独我，无动于衷的样子，冷漠茫然地没有表情，
 宛如像没有笑意的婴儿；
 疲惫憔悴，宛如像已经没有家园可以归去。
 众人都富足有余，
 独独我，宛如贫乏匮乏的样子。
 我的心是愚人的心啊，
 浑浑噩噩的蒙昧！

众人都昭昭明亮，
 独独我昏昏晦黯。
 众人都察察精明，
 独独我闷闷混沌。
 漂流回环，宛然像大海，
 流动荡漾，宛然不会有止息。
 众人都有见识有作为，
 独独我，又冥顽又鄙陋。
 我独独相异于众人，
 我追求大道的根本。

老子所说的“昭昭”，“察察”，“走捷径”是一些到处都似曾相识的老熟人，如果要形成概念，大概可以称呼为“聪明的意识”。

人是有正气的，人最可宝贵的精神也许就是求知求善求智慧的精神了。人一定会有谬误，有过失，但是，无论在顺境，在逆境，义理吸引人，爱心、同情和慈悲感化人，真理和智慧启迪人，人总是能够跌倒了再站起来继续进行慷慨悲歌的追求，对人生大义、世界状况和人的生存条件展开一代一代不知疲倦的探索，扩大已知的疆界，开拓未知的领域，甚至一直把视线伸向了现象世界之外的形而上，实现人可以不断完善的可能性。聪明的意识则是一种不能升华，不能对重要的意旨进行思考，不能对求知求善求智慧的努力产生兴趣的意识。聪明的意识当然还不是戕害人类的大邪恶，但是，功利得失腐蚀了追求真理的智性，物质利欲窒息了关切道德的良心，寻找捷径的态度瓦解了人格品性的尊严：不是拒绝意旨恢宏的思想，就是寻找途径同化已经成功的思想，把它们都变成同样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人自己的许多厄运都和聪明的意识有关系，人自己造成的导致无明的生存条件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不幸了。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世界还有另一种奇异的角度看得见聪明意识的无明，唤得起求知求善求智慧的新努力，那就是愚，以愚人的见识和勇气集中在对损益得失的利害关系完全没有知觉的愚钝中，摆脱积习成规的惯

性,脱离既得利益的支配,远离暴力权力的强制和蒙蔽,自忘于大美大德、大善大智的追求,把“聪明的意识”似是而非的观念倒过来,达到对于世界状况和人的生存条件的似非而是的新理解。老子正是当中国文化还处在奠定基础的阶段时就看出了一般聪明的大弊病,并且指出了对社会的知识和价值必须也有一种角度倒过来看的大圣人,从大智若愚的思路贡献了一种形而上观点的高层次。如果把智慧的一种类型概括成大智若愚也是智慧很高的见识,老子恐怕就是中国古典文化大智若愚的第一人了。

老子的愚处在字里行间是到处可见的。他否定世人都崇尚的聪明,肯定世人都蔑视的愚钝。“明道若昧”,“正言若反”,愚钝荒唐既然已经是智慧自来具有的属性了,老子才明知众人的聪明而不羡慕聪明,明知自己的闷闷而不悔恨闷闷,是明知愚钝荒唐而求诸愚钝荒唐。但是,老子的愚钝荒唐又是自然率真的至言,不是曲意做作的诡谲。“比于赤子”,“复归于婴儿”,大道的根本既然没有自然率真的赤诚就不可企及了,老子才明知众人追求昭昭察察而立意回避昭昭察察,明知众人耻笑愚钝荒唐而甘心愚钝荒唐,是期冀浩然“大块”的天真自然而达到了天真自然。精神脱离了知识藩篱的困扰,心灵放下了积习妄想的执着,大道根本的真谛专注不移地注视着,大智若愚就自然而然地不求而至了。

当然,高境界自是高境界,未必人人都想得到达到。但是,既然有人想到达到了,就不能轻言大智若愚是可望不可及的幻影,何况即使达不到,了解和理解也是一定要作的努力,否则门窗紧闭,新鲜空气怎么进得来?当然,歧路亡羊,了解理解不容易,但是,道路是存在的,走通了愚钝荒唐的歧路,情况也许就会有不同。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非,似非而是的是,都看见了,意思就比较显明了。

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许多事情其实他都已经看见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